

新 马 文 艺 丛 书



出 路

小 说 集

云里风著

新 加 坡 青 年 書 局 出 版

出路

云里风 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

出路

云里风 著

青年书局印行
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 #02-27 邮区180231

2005年8月1日简体字初版

定价: \$9.00

ISBN: 981-05-3888-X

目 录

出路.....	1
烟圈里的故事.....	22
王俊杰.....	48
狗.....	66
往事.....	76
后记.....	113

出路

一

张君良从培才学校黄校长的家出来，拖着沉重的步伐，怀着满腔的闷气，懒洋洋地走着。

天，闷热得很，没有一丝风，虽然已是入晚九时，但还是热烘烘的没有一些凉意。他的心里这时可比天气还要闷热难受，沉甸甸的像有块什么东西压住心头似的。

“他妈的！要高师的，难道我念了十二年书的高中生，竟比不上一个高师生？”他想到这里，心里立刻起了一阵恶心，于是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，好像是感到有生以来未曾遭过的委屈。蓦地一辆汽车从后面驰来，响了一声喇叭，飞一般地驶过去了，车后拖起了一阵夹着尘埃的风，这回他心里的那股闷火可就更加被煽得炽烈起来。

“真是混他的蛋！难道我堂堂一个高中毕业生，却要到偏僻的小乡村去拿百多元的月薪么？本来我肯跑教育界，已经算是穷途末路了，刚才去问黄校长，还不是

因为培才是本地的学校，比较方便，又可以省一笔车费，岂料今年的什么法令，连高中会考及格的也只能算是不合格教师，真是岂有此理？”想到这里，刚才黄校长和他会谈的那一席话，立刻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。

原来张君良自从高中毕业之后，就一直在东奔西走，托人介绍职业，可是人浮于事，始终找不到，没有办法，他才愿意“纡尊降贵”的想找一份在他认为是最没有出息的教职，他本来认为这份教职，只要他肯屈就的话，那是如探囊取物，垂手可得的，所以他今晚饭后，特地到本埠的培才学校去见黄校长，想在培才学校混一个位置，岂知黄校长的回答，竟是那么令他感到失望，他说：

“敝校虽然还需要增聘两位教师，不过因为敝校是规模相当大的市区学校，今年又接受了全部津贴，所以想请受过训的合格教师，因为今年高中毕业生，即使会考及格，也只能拿临时注册证，算不得合格的。不过，张先生如果有意在教育界服务，新村学校倒有许多位置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代为介绍。”

黄校长的话虽然也说得那么诚恳，但在张君良听来，却总觉得是那么不顺耳，好像是给他一个莫大的侮辱。

“他妈的，高中毕业，会考及格，竟连做一名小学教师的资格都没有，真是活见鬼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说。

抬起头，天上正有许多星星在眨眼，闪耀着微弱的光芒，像是在嘲笑他似的。

他惘惘然地走着，走着，不觉已到了市场，拐了一个弯，那间他经常光顾的日升茶室，几盏白光灯正在大放光明，把整间茶室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他于是本能的放快了脚步，像个幽灵似的，走进了日升茶室，拣着靠墙的坐位，呆呆地坐了下来。

“喝什么？先生。”伙计迎了上来。

“啤酒！”他毫不思索地说。

“什么标的？”伙计郑重地问。

“随便好了。”他急促地答道，显得有些不耐烦的样子。

伙计着了一怔，他想：张君良虽说是这里的常客，但他可从来没有喝过啤酒，又怎能知道他喜欢喝的是什么标头，迟疑了一会儿，他又问道：

“皇帽标的好吗？”

“告诉过你随便好了。”张君良仍然紧绷着脸，声气不好地说：“要大瓶的。”

伙计从柜台上拿了一瓶皇帽标的啤酒，开了之后，连同一个大玻璃杯，安放在张君良的面前，只见他倒满了一杯之后，便立刻狠狠地呷了几口，咀边还黏着许多泡沫。

他又向伙计要了一枝三个五的香烟。

这时，掌柜李大中从柜台内踱出，在张君良的对面

坐了下来，惊讶地说：

“呀！老张，你怎么也抽起烟，喝起啤酒来？”

“替你多做一点生意，不好吗？”他冷冷地答。

“别说笑话了。”李大中打趣地说：“哦！我知道了，前天我看到报纸公布了高中会考及格名单，你考到了一科A，两科B，真是要得，可喜可贺，今晚上喝一杯喜酒，原也是应该的呀！照理也得请我吃一餐呢！”李大中是日升茶室老板的宗亲，三十岁左右，因为和张君良是老相熟，所以就和他开玩笑似的扳谈起来。

可是，张君良听了这些话，却像是胸膛被刺进几枝利箭，心头猛地起了一阵隐痛。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，打了一个喷嚏，忽然神经质地说：

“喂！老李，你每个月的工资有多少？”

“我的工资？唉！不多，一百二十元而已，要养活一家几口，这生活可真难啰！”

张君良可并没有听进他的后半段话，他只是在自言自语：“一百二十元，加上伙食，该也有一百六十元吧！”蓦地，他又唐突地问：“你共读了几年书？”

“喂！老张，你问这个干吗？谁不知道我只读了五年书，小学都没有毕业呢！唉！像我这个学识浅薄的人，只好注定一辈子的穷命。不像你，能念到高中毕业，将来的生活一定好得多了。哦！对了，你打算找什么工作呢？教书吗？虽说是不很有希望，但据说现在新教育法令实行之后，每月总该有两三百元吧！再不然，

就找银行书记或其他的什么工作吧！总之，你有资格，有学问，出路广，不像我没出息。”李大中滔滔不绝地说到这里，然后拍拍君良的肩膀，走开了。

这时，玻璃杯里的啤酒还在起泡，他又呷下了两大口，细细地咀嚼李大中的这一席话，心里可像是一池齷齪的死水，被搅拌了一下，愈显得腥臭起来。

“他妈的，会考及格，搞个屁用？李大中只不过读了五年书，每月就有一百六十元左右的入息，而我辛辛苦苦的读了十二年书，现在呢？却比不上一个小学生。”他想起几个月前为了应付会考，他是怎样的提心吊胆，怎样的努力读功课，深怕他的前途会因为通不过会考这一关而绊倒下来，鉴于去年四十多巴仙的及格成绩，他是多么的感到寒心呀！那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希望会考能够及格，他想只要会考能够及格，他的前途该就有光明的远景吧！然而现在呢？会考固然是及格了，而且成绩也不错，一科A，两科B，他虽然不敢以此自满，但也确曾以此自慰，然而始料不到，现在会考及格之后，摆在他眼前的却是一项更加残酷的现实，一条更加崎岖的道路。

“谁说高中毕业生的出路会比高师生广呢？”

他现在也深自在懊悔着，他记得当他初中毕业之后，为了升学问题，也曾和两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吴一声和蔡文明作一番慎重的考虑，但他和吴一声终于决定进高中，而蔡文明却进高师，在当时，他实在还有点看轻

蔡文明的意思呢？因为他认为念高师能有什么出息？一跑进这条路，便注定要做穷教员，一个月拿一百多元的薪水，多么寒酸呀！至于进高中，他当时虽然也不很了然究竟高中毕业之后，能有什么大出息，但在他的下意识里他却总认为出路会比较广阔，所以他脑海中也曾为此预构了许多的彩色图案，岂知到了现在，这许多美丽的彩色图案，竟像是天上的彩虹一般，一下子便破灭无踪了。由于家境的贫寒，他毕业之后，做梦也不敢想到升大学的问题，但却想不到就业竟也是这样困难的事。他想起他的同学蔡文明，因为进了高师，已经早一年就毕业了，现在已在培才学校执教，月薪一百九十多元，就连和他一起进高中的吴一声，因为在高一时留了级，所以转进高师，现在也已在培才学校找到了职位，而且据说还是黄校长老早就拉他的呢？只有他，这个苦读了十二年书的高中毕业生，自从毕业之后，虽然也拜托了许多朋友，请他们介绍工作，但直到现在，仍然没有头绪。前天虽然也有一位朋友要介绍他到S村的学校去任教，但是他想，S村离他的家有十多哩，每月来往的车费就要二十多元，以前在未接受全部津贴时，董事部对于高中资格的B级教师都酌给津贴，可是现在呢？学校接受了全部津贴，董事部一分钱都不肯出，一百四十八元的薪水，扣除了车费和公积金之后，还能剩得了多少？

“他妈的，比一个小学生还不如呢？”想到这里，他

用右手在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，于是把瓶中的啤酒全都倒在杯里，一口气喝完之后，会了钞，便蹒跚地回家去了。

二

张君良的家是住在后街一间楼上的尾房。他带着几分醉意，刚踏进房门，就听见正在生病的父亲的呻吟声，他的母亲在缝补旧衣服，两个弟弟及两个妹妹在看书或温习功课。

“亚良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事情问妥了没有？”他一进房间，他的母亲便关心地问。

“没有。”他无精打采的回答，就懒洋洋的坐在书桌旁的一只有靠背的藤椅上。

“唉！那怎么办呢？”他的母亲停下了工作，皱着眉头，显出非常焦急的样子。

“哥哥，黄校长怎么说？”他的那个正在看图书的三弟君山也放下了书本，关怀地问，他是去年小学毕业，因为超龄关系，所以停学了。

“他说要请高师的。”

“哥哥，既然这样，你就答应去S村的学校吧！目前找工作这么难，现在学校快要开学了，应该早点决定，免得他们请到了别人。”

他可并没有答腔，一刹那那，大家都沉默下来。这时，

他的二弟君达好像特别关心他自己的问题，只见他放下功课，打破沉默地说：

“哥哥，今天我们的学校已告诉我们后期中学升学试的范围，有些我们平时都没有学过，哪能考得到呀！”

原先已是满腔怒气的君良，听了二弟的话，好像是个打饱了风的汽球，被刺了一针，立刻发泄出来：

“管他什么前期后期，考不到不要读好了，读书又有什么用？”说着，好像觉得那只破藤椅有几枚针在刺他的屁股似的，于是不安地站了起来，在房间里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。

这时，躺在床上的他的父亲，忽地也一骨碌地爬起来，继着几声咳嗽之后，有点气喘地说：

“是的，不要读好了，都别念书好了。当初你初中毕业，我就叫你别读书了，好跟我们一起割胶去，可是你偏要读，还说了一番道理，说什么一个人求了高深的学问，生活才会好过呀！你想，我们又不是有钱人家，一家几口子的生活还不是全靠我们俩老人。这几年来，我们辛辛苦苦的供给你们念书，现在你高中毕业了，却连一份工都找不到，读书又有什么用？明天早上跟你妈去割胶好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又是几声咳嗽，而且还不断在喘气。

“唉！这件事不用你操心，你还是静静地躺吧！”他的母亲连忙站了起来，挨近床边。这时，她的心里确

也有点奇怪与不平，她老人家虽然也不敢希望亚良读了书，就像古人一样地考中状元做大官，但她总觉得念了十多年书，居然找不到一份好工作，这道理她实在有些不明白。然而为了不给老头生气，也为了不给亚良伤心，她柔和地说：“慢慢儿总有办法，我们亚良读了这么多年书，有的是学问，总不至于找不到事做的。哦！对了，亚良，你不是说S村学校要请你去吗？你为什么不去呢？”

听了她的话，君良也被这伟大的母爱感动了，他的心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有点黯然了。

“妈，不是我不去，你想，一百四十八元的月薪，除了车费和公积金外，还能剩多少？董事部又不肯津贴。”

“唔！唔！”他的母亲一边答，一边点头：“可不是吗？我们亚良难道会怕找不到事做吗？不过他不去罢了。”接着，她又对亚良说：“亚良，别焦急，慢慢再打算！如果实在找不到好工作，那么就答应去S村学校吧！哦！时间不早了，你去睡吧！君山，你们去睡吧！明儿还要割胶哩！……”

壁上的时钟已敲了十一下，同楼的那些人家多数已进了梦乡，但君良可并没有入睡，他躺在那只破旧的帆布床上，一直在翻来复去，没有一丝睡意，于是他索性爬起来，走向前房的走廊，伏在靠街的窗棂上。街上的行人几已绝迹，除了偶尔有一两声狗吠之外，街道上

一片寂静，只有几盏惨绿色的街灯在放射那迷茫的青光。

这时，他的心里好像有无数蚂蚁在蠕动着，使他感到焦躁不安。他想起他的双亲，为了供给他及弟妹们念书，这几年来，的确是够辛苦了。他原希望自己毕业之后，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，每月有两三百的收入，以便给他的双亲得到一点安慰，那里知道现实竟是这么无情，虽然他现在也有机会去S村任教，但是他想，苦读了十二年书，竟要跑到偏僻的小乡村去拿百多元的月薪，岂非是件大委屈的事。他认为他总该算是一个读书人了，一个读书人似乎不应该如此落魄的，于是他感到有太多的不平，而这许多的不平，使他足足的失眠了一个晚上。

三

第二天，张君良睡到十一点才起身，盥洗之后，连茶也不喝，便怀着一股怅惘的神情，到他的同学朱秀珍的家去。

朱秀珍似乎正和她的哥哥朱炳其在客厅里辩论什么问题，他们看到张君良，便停止了辩论，秀珍招呼君良坐下，炳其也勉强的和他点一下头，便显着十分不屑的神气，迳自进房间里去了。

“君良，怎么了？昨晚上去问黄校长，事情成功了

吗？”秀珍敬了一杯茶，于是话匣便打开了。

“唉！别提了，黄校长说要请高师的，因为今年高中的只能拿临时注册证，是不合格教师，怕将来有麻烦。其实，教书还不是一份没有出息的职业，我本来还不想干呢！可是现在没有办法，想屈就一下，过渡一个时期，却不料今年的教育法令又变了花样，连教小学生都没有资格，黄校长还说像我们这些高中生，如果想在教育界服务，以后还得去受训哩！真是笑话！”

“早知如此，我们当初去读高师，那多好呀！两年的时间，功课又轻松，毕业之后，工作固定，薪水也比我们多，我们真的都跑错路了！”秀珍也叹气地说：

“不过你们男的，每月还有一百四十八元，可是我们女的呢？前天有一位朋友要介绍我去一个新村学校，每月才一百二十九块半，比一个校丁还不如呢？据说培才学校的校丁每月工资就有一百五十元。唉！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高中毕业生，我们的出路竟比星洲的高中毕业生差得这么多。”

“喂！你的哥哥呢？他找到了工作没有？刚才你们好像在争论什么。”

“我的哥哥？哼！看他找得到工作才怪。他自以为英文九号毕业，很了不起，向来瞧不起我们念华文的学生，其实现在念英文又有什么出路，我们如果肯到新村学校去教书，总算还能找到一份工作，可是他呢？这许多天来，东找西找，一点消息也没有，今年的一般华校

又并不很缺少英文教员。他一心想九号毕业之后，要做大财库，做大官，可是现在呢？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倒霉？前天，他听说一间什么商行要证聘书记，他也去报名，想应征，可是据说报名的已有三百多人，何况他又不懂中文。”

“的确是的，现在念英文的也没有以前那么吃香了。据说今年九号毕业生，失业的多得很呢！他们如果去教书，也一样是临时注册的。”

这时，正躲在房间里打扮的炳其，似乎也听到了他们的话，于是他加快速度把“加里卜”梳光之后，便走了出来，狠狠的顶撞了几句：

“哼！等着瞧吧！我们念英文的总会比你们有出息。”说着，好像认为不屑和他们扳谈似的，于是吊起脚跟，扬长的走出去了。

“真的是亚飞相，看你有什么大本事。”秀珍目送着他的背影，忿然地说。

他们又谈了一会儿，一同发了许多牢骚，然后他们就决定去找他们的同学王文天。

王文天的家是住在离市场不远的新村内，他的家境也不很好，以前他每天上午念书，下午还得帮父母亲耕种一些菜园，他的成绩本来很不错，尤其是国文，成绩非常优异，他除了对正课很认真学习之外，还非常关心时事，平时也常常写一些文艺作品。对人的态度，坦直和蔼，且乐于帮忙人家，所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爱戴他，

但这次会考，不知怎样却落第了。

君良和秀珍踏着脚车，沿着一条羊肠小道，将到他的家，远远便看见他的父亲正拿着一把锄头，在锄菜园的草，那一畦畦的菜园，种了许许多多的菜蔬，显得青翠一片，绿油油的非常可爱。君良上前打了一个招呼：

“王伯伯，文天在家吗？”

王伯伯停下工作，抬头一看，答道：

“你们找文天是吗？他上工去了。”

“上工？”君良和秀珍不约而同的惊奇地说：“他在那里工作？”

“在板厂，就是离市场不远的那间永裕板厂，你们知道吧！”

“哦！知道的，我们找他去。”

他们于是向王伯伯告辞，一同到永裕板厂去。在路上，君良对秀珍说：

“王文天可真本事，他虽然会考不及格，但倒比我们先找到事了。”

“但不知他是做什么工作？”秀珍疑惑地问。

“当然是书记了。”

他们一路跑，一路谈，不觉已到了永裕板厂。

永裕板厂的规模相当大，厂里的工友有三十多名。当君良和秀珍到厂里时，只见工友们都汗流浹背，很忙碌的在工作着，树筒碰上圆形电锯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，震得怪刺耳的。君良先到办事处去找文天，但文天